

少年缺失父爱的痛苦如影随形，无法言说的爱情也步步紧逼，经过几次痛苦的游历和一番心灵的挣扎，阿布最终得以解脱。



长篇小说

阿布

柳营 著



阿布

A Bu

柳营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阿布 / 柳营著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
2012.9

(21 世纪小说馆)

ISBN 978-7-5391-7971-1

I. ①阿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92164 号

阿布

柳营 / 著

策 划 文 欢

责任编辑 张 宇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9.25

字 数 83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971-1

定 价 1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693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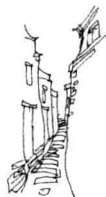
镜子

——博尔赫斯

我是一个对镜子感到害怕的人；
不仅面对着无法穿透的玻璃，
里面有一个不存在的无法居住的空间
反映着，结束了又开始；

我自问：是什么命运的乖张，
使我这么害怕一面照人的镜子？

——摘自阿布日记



1

有河穿小城而过。

小城里有条窄而长的主街，主街后面是一条同样窄而长的巷，叫布衣巷。

她的家就在布衣巷里，屋子背河而建。清晨河边洗衣女的棒槌声，便是她起床的钟声。

她叫阿布。长得不错，汇聚了江南女子身上普遍的特点，脸庞清秀、眼睛水灵、皮肤白皙。

阿布在小城里念完了高中后，又去省城读了大学。刚上大学时，曾一度为起床时听不到河边的棒槌声而苦恼过，时间久了，也就勉强习惯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阿布重回小城，在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。

两年后，阿布再次离开……

表面上看起来，好像是为了一个男人。

2

又过了两年，阿布带着摄像机回到布衣巷。

这是阿布离开小城后第一次回家。那段时间里，阿布正尝试着拍纪录片。带着摄像机回来的阿布，想拍拍自己的父母亲。

拍父母亲上街买菜，洗衣做饭，黄昏时去河边散步，睡前泡脚看电视。父母起先不同意，阿布就说，只是拍着玩的，想练练手艺，父母便也勉强配合了。

阿布明白，她需要一种形式，她希望通过镜头来解读一种语言。她想的语言背后找到一个答案，所有的过往都有秘密，深不可知，它们潜藏在阿布的世界里，那些角落的暗处不见日光，阿布在无形中被那些角落里散发出来的气息所折磨，时间越久，气息越浓，让人窒息。

她想寻找一个出口，镜头也许正是一种方式。

回家后的第三天下午，下了场大雨。

下雨时，父亲在街上买鱼。因为母亲突然想在晚餐时给阿布做碗鲜鱼汤，父亲便被母亲临时派出去买鱼了。

父亲提着两条鱼出现在门口时，全身都淋透了。

母亲忙着去卫生间拿来干毛巾，给父亲擦脸，找来干净的衣服，让父亲换上。阿布则扛着摄像机跟在他们后面。

晚上，父亲开始咳嗽。两天后，越发咳得厉害了。

阿布陪父亲去医院。就连上医院，偏执的阿布也不忘带上摄像机。父亲输液时，阿布问父亲，自己小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情。

父亲对着摄像机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阿布想了想又问，小时候自己有没有可爱之处？

父亲仍旧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
阿布心里难受，又等了一会儿，父亲还是说不出来。一个

小女孩，怎么就没有一丁点可爱之处？自己在父亲眼里真就那么糟糕吗？记忆中，自己的整个成长过程，似乎全都是让父亲生气的东西。

过了许久，父亲突然说道：“你小时候不太说话，很独立。”

阿布想，你说我不太说话，是因为我害怕说话，怕一不小心说错了，就被你打骂。你说我独立，我哪是独立呀，其实心里很依恋你，只是你太粗暴，被你打骂怕了，才不敢有任何情感的表达。

阿布很沮丧。

陪父亲回家的路上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这样的沉默对阿布来说已经很习惯了，记忆中，父亲和她之间的对话似乎从来都没有超过三句以上。

3

从医院回来时，母亲正在院子里浇花，是月季花。阿布喜欢月季，以前布衣巷里的一位老人就喜欢种月季，他知道阿布也喜欢，经常会送她一二朵。

父母亲多年前就已不在布衣巷住了，他们在新区盖了一幢三层的小洋房。阿布没随他们搬进新房，除了去新房与父母亲一起吃饭外，晚上则继续回布衣巷住。她说她喜欢那里的气味，喜欢河边的棒槌声。

父亲从医院回来后，几乎没再说话。晚饭后，阿布回到布衣巷，在自己的房间里找出从前的日记。离家两年，回来，又一次翻开小时候的日记，页页都能牵动内心深处隐蔽的疼痛。

阿布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写日记，因为没人说话，就学会在纸上自己和自己说话。日记上清清楚楚地记着小时候父亲如何莫名其妙地打她，为一丁点阿布自己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的小事恶狠狠

地责骂她。

第二天回父母家时，阿布特意带上三年级时写的那本日记。吃过午饭，父亲上楼午睡，母亲坐在楼下的餐厅里用牛角牙签剔牙齿。中午吃红烧牛肉，母亲牙齿不好。

阿布在母亲面前坐立不安，想想还是从包里拿出了日记，随便翻了几页给母亲看。上面记的全都是父亲如何打骂她的事。

母亲读着日记，很吃惊。

摄像机的镜头对着母亲表情复杂的脸，还有那双受了惊吓的眼睛。

母亲问阿布，为何要在日记里记这些东西。

阿布说，被打骂后觉得难受委屈，又没人安慰。

母亲说，小小年纪就记这些东西？

阿布说，小小年纪，难道就没感觉吗？

母亲张开嘴，面带忧伤。后来，母亲给自己点了一支烟，是阿布熟悉的“双叶”，多年来，母亲一直都抽这个牌子。

母亲抽烟时，阿布又说：“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，父亲为何那么讨厌我。弄不明白的事还有，一直都在心头压着，一想起来胸口就肿胀。”

母亲低着头，没回话，只是看着自己右手的食指，自顾自说，指头上有根刺，都已经两三个月了，还在里面，自己用针挑，左手拿针不方便，没法挑，让你爸挑，他眼睛又不太好，试了好多次，还是没挑出来。老了，都不中用了。

阿布凑过去看了看那个有刺的指头，指头呈透明的红肿，刺就在里面，有些深，却看得清清楚楚。阿布把镜头对着母亲的手指。“很深呀，去医院让医生挑吧。”阿布说。

一支烟很快就没了。母亲起身，到厨房洗碗去了。

阿布捧着三年级时写下的那本日记，听着厨房里传出哗啦啦

的水声，有些压抑，觉得不应该和母亲说这些。可是，似乎有股控制不住的力量，让她不得不说。为了能够摆脱那些让自己痛苦的东西，说一说或许会有好处，为什么就不能说呢？有什么可以逃避的？

晚饭后，一家人都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，电视开着。

镜头对着父母亲。

阿布问父亲：“童年时为何老要殴打我，不断地殴打。”

父亲茫然地看了一眼阿布，不说话。

母亲在一旁替父亲回答：那时候教育孩子都这样。

阿布并不想要追究什么，只是想和父母谈谈，希望通过交流，听听父母真实的想法。

阿布继续追问父亲：“为什么老是打骂？”

父亲抬起头来：“忘记了。”

阿布问：“怎么可能忘记了。”

父亲答：“为何要记住？”

阿布说，有些事情忘不掉。

父亲就问，你想要记住什么？父亲说话的时候动了动屁股，可能感觉有些不舒服。

阿布说，小时候我很沉默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挨打，我老是提心吊胆的，处处小心翼翼，你经常打我，有时候把我的脑袋都打乱了。我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胆颤心惊，心里藏着太多的恐惧和不安。那些记忆影响了我的生活，一直影响着，到今天还是。

父亲转过头去，看了看母亲，然后沉默。

母亲脸有惊恐，她一直怕事，生活中微有风吹早动，就害怕。

过了许久，父亲说，我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，但我不会说请你原谅的话。

阿布说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？

父亲不再开口，又坐了一会儿，便站起来离开镜头。母亲也紧随着站起来，离开。母亲离开时看了眼阿布，眼神里全是忧伤和埋怨。母亲从来都向着父亲，她是父亲的尾巴，是父亲的影子。阿布想，也许是母亲无条件的顺从成就了父亲这般固执的性格。

阿布原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，要问的那件事才是阿布真正渴望知道真相的，可是他们全都离开了。阿布想站起来跟着他们进房间，都已经走到房门口了，想了想，还是没有那样去做。

阿布关了摄像机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就坐在父亲刚才坐过的那个位置上。她能觉察到，她的问话让父亲极为不安，父亲不曾料到，她会这样直截了当地和他对话。

阿布不明白父母亲为何都要回避她的问题，她只是想试着去面对小时候留在记忆里的疼痛，她想努力去放松，去化解，想让父母亲帮帮自己。

父亲拒绝交流。

母亲则轻描淡写地把一切责任都推向那个时代，那个环境。

父亲可以不用回答，但至少应该说一句抱歉的话。但父亲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承认。

又在家里住了两天，阿布渴望父母亲能够主动和她谈谈，但他们都对她有了警惕，甚至很少与她说话。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，谁都不开口。

阿布很无奈，只好背起摄像机，又一次离开了家。

4

他是父亲的中学同学。

父亲属虎。他也属虎，天蝎座。

他是个摄影记者。

小时候见过他，那时候他也住在布衣巷。阿布十岁时，他们全家搬离了布衣巷，去了另一个遥远的城市。十五年后，再见面时，阿布已大学毕业，在一所中学做老师。

十五年了，他不再是阿布记忆中的他。

小时候记住的只是一个外在形象，就像一幅平淡无奇的画。十五年后，阿布却在那幅画里闻到了花草的香味，清水流动的声响，画布经历岁月后留下的光泽。他不再是平面的画，而是一个立体的男人。

阿布平时在学校用中餐，学校也在城市的新区，晚上便到父母家吃晚饭，晚饭后再骑车回到布衣巷。那天快放学时，阿布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她和父亲还有父亲的一位朋友在餐馆里等她，让她放学后直接去餐馆。

父亲的朋友就是他。姓林。

阿布进包厢时，他们都在。阿布稍微有些紧张，站在那儿没有马上入座。坐在父亲旁边的林见她进去，马上站起来，给她拉开椅子，边拉椅子边说，这就是阿布？我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丫头呀。

他的声音富有磁性、深沉温和。

阿布笑笑，靠母亲坐下。

父亲说，是以前同住在布衣巷里的林叔叔。

林叔叔高个子，文弱，戴眼镜，穿一件枣红色的圆领羊毛开衫，头发稍长，略微灰白，但有光泽。门边的衣服架上挂了件黑色的中长风衣，没见父亲穿过，想必是他的。黑风衣配枣红的羊毛开衫，应该不错。记忆中有他的影子，但再看他时，似乎又不是他。

他坐在阿布对面，朝她微笑，目光纯净慈爱。

阿布突感心痛，针一样扎过来，有揪心的味道。她低下头

去，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：饿了。

菜点的很不错，想必是母亲点的。在家时，母亲确实是个很好的厨师。她的手艺因父亲而长进，父亲喜欢吃什么，她便为他做什么。阿布的口味被父亲同化了，这天的菜竟然也是按父亲的口味点的。母亲在任何时候都以父亲为主，父亲是她的全部天空。

阿布埋头吃菜。

他们一直在谈话。

阿布听着，很少开口。有父亲在，她一般都很少开口，她在父亲面前说话有障碍，总感觉自己表达得不对，没自信。从小都这样。

晚饭后，大家一起去阿布的父母家喝茶。坐了不到半个小时，阿布便起身告辞，得回布衣巷了，明天还有课。

林抬头看着阿布，觉得奇怪：怎么还住在布衣巷？

母亲说，她固执，非要一个人住在布衣巷不可，说习惯了那里的气息，住着踏实，原本曾强行让她搬到这边来住过，却说整夜失眠，没几天，就只好又让她搬回去了。

当阿布朝林点头告别时，林拿起沙发旁的风衣往门口走。

他说：“十几年没回来了，我也想去布衣巷走走，顺便送送你。”

两个人是走着回去的。林推着阿布的车，阿布走在林的左侧。一路走着，也没怎么说话。都是不善言谈的人。

是初春的夜晚，还有寒意。

阿布那天穿了件藏青色的厚毛衣，一条暗红色的厚棉布长裙。白天刚好，但晚上走在街头，颇有些冷。

瘦弱高个的林很适合穿风衣，走在他身边，能隐约闻他身上的烟草味以及羊毛衫里的檀香味。她稍稍慢走两步，用难以满足的、好奇的目光审视他的后背。她知道，他身上有些特殊的东西

正在吸引着她，但她并不清楚，那些是什么。

有风。

林转过头来，轻声问阿布，冷吗？

阿布搓了搓手说，是有点冷。

林没说话，继续低头走路。街头没什么人，两个人的脚步声像一条长长的带鱼，拖在后面，又飘又沉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林脱下风衣，披在阿布身上。

阿布拒绝。她怕他也冷。

林说，没事的，披上吧。风衣是绸缎面料的，轻而柔软，却很有垂感。阿布将自己套进带体温的风衣里，风衣的宽大让她生出了些怜爱自己的感觉来。身子在风衣里变小，似乎被那些明亮柔和的温暖收起来，阿布喜欢这样的感觉。

没多久，就走到了布衣巷。

林在布衣巷口站住。说，这里原本有棵老樟树的。

阿布告诉他，几年前，老樟树彻底枯了，后来就被人砍掉了。

林说，可惜了，那时大家经常聚在樟树底下，喝酒吹牛拉家常。

阿布笑笑。两个人往巷子深处去。有狗叫声从巷尾传来，在静寂的夜晚，听得人倍感亲切。

林一边走一边向阿布打听巷子里那些他熟悉的住户。有的搬走了，有的已经老死。阿布陪林从巷头一直走到巷尾，身边是他的皮鞋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的脆响，以及他对流逝的岁月的深叹。

一直走，风吹起宽大的风衣，阿布就将手伸进风衣的口袋，把衣服往身上紧了紧。被衣服裹着，有类似于舒适的安全感。淡淡的烟草味以及成熟男人身上特有的体香从风衣里散发出来，就浮在阿布的鼻前。阿布心里就有了些微妙的略带紧张的颤动，这颤动却让人欢喜。

两个人在巷尾的毛竹林前站了一小会儿，然后返身往回走。

林说，多年来一直想回来看看，可都没成行，这次回来，主要是想拍拍这座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小城，拍它的老城门，老街，老店铺，老房子，给这座小城出一本摄影集，也算是了却一件心愿。

阿布说，好呀。

林说，听你父亲说你文章写得不错，如果可以，想请你写这本作品集的文字稿。

阿布说，试试吧。

到巷子中间时，阿布便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停下来。四周很静，巷里的人似乎都已经睡着了，到处都弥漫着浓郁的梦的气息，幽暗潮湿。

时间是晚上九点半。

林问，明天真有课呀？

阿布说，是的。想了想，又道，是下午的课。

林就笑起来，说，时间还早，我想去巷子后面的河边走走。

阿布也笑笑，没说话。

林邀请道，一起去吧。

他边说边往河边的方向去，阿布就默默地跟在他后面。

河岸上。

林说，就是这条河，总在我的梦里出现。

点着灯捕鱼的船从河面上悄然划过。河下游有一小村庄，祖祖辈辈都在这条河上打渔。原本全都生活在船上，后来上了岸，有了那个村庄。村庄已经和城市连在了一起，村里大多数人都去工厂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上班了，但还有那么三四户人家，仍旧靠这条河里的鱼朴素简单地活着。

两人面河而坐。

有鸟和昆虫的鸣叫。

身后就是布衣巷。河对面有山，山不高，山顶处有座石塔。隐约能听到塔顶的风铃声。那塔是有年代有故事的。

两个人被小城特有的夜的气息包围。河面上蒙着一层薄而透明的水雾，月光洒在水雾上，清冷透亮。

两个人就那么安静地坐着，也没什么话。似乎有什么隐秘的喜悦在阿布心头散播下来，毫无头绪的，却就在那里了。

过了许久，林用手碰了碰阿布，说，看天空。

阿布抬头，闪烁着点点繁星的蓝色苍穹上，夜像白天一样蔚蓝，眼前的亮光一直延伸到天际。

夜的声音，似有似无。所有的喧哗都归于宁静。

后来，在静止的蔚蓝下，他吹起了口哨，是优美得让人绝望的梁祝。美妙的旋律在夜的冷清中飘扬，阿布闭上眼睛，深深又深深地吸气。

继续坐了会儿，两个人回到布衣巷。阿布站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，抬头，和他道晚安。他点头微笑，转身离去。

夜在布衣巷完全沉寂，狗都睡着了。

那夜，有个充满魔力的声音在阿布的梦里反复响起，梦里的背景空旷嘈杂，她与那个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次次相遇。

是林的声音。

5

阿布七岁以前，有一个很好的伙伴。小时候，阿布一直认为，他就是自己长大后的丈夫。

他和阿布同岁，长得虎头虎脑，浓眉大眼。两个人经常去的地方是布衣巷尾的毛竹林、河边的小树林、街头那家最大的百货

商店。在毛竹林里爬毛竹、在树林里看蚂蚁成群结队地搬东西、到百货商店里听那个白脸的男售货员给顾客撕布，那撕布声是如此的奇妙动听……

布衣巷里，随时可见他们两人连在一起的身影。有时，看他们两人手牵手、有说有笑、晃晃荡荡地过去，大人便在后面打趣道：这对小夫妻倒是挺恩爱的。

阿布也这样认为。是的，一对小夫妻，恩爱的。

七岁那年的某个下午，就在那片小毛竹林里，小男孩在她耳边说：“男人和女人要想成为夫妻的话就得结婚，结婚就是亲嘴。”

小男孩前两天刚去喝了他叔叔的结婚喜酒，显然他目睹了他叔叔和他婶婶在新婚之夜的当众亲吻，并想亲自试一试。

阿布以前只知道结婚仅仅就是两个人并排坐在一起，给别人分分喜糖而已。听了小男孩的话后，阿布很好奇，原来结婚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。一向在小男孩面前很骄傲的阿布决定不能输给他，不能显得比他无知，便装作兴奋的样子，拉着小男孩的手说道：咱们也去亲嘴吧。

两个人就去了河边的那片小树林里，阿布抱着树林里的一棵歪脖子树，亲吻起树干来，边吻边咯咯地笑。那小男孩觉得好玩，也抱起一棵树亲吻起来。阿布边亲吻树干边偷偷扭过头去看小男孩那圆乎乎红通通的脸蛋，开心得要命。

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后，两个人在街头逛荡时，小男孩又在阿布耳边说：“男人和女人如果是夫妻，就要亲嘴。”

阿布说：“我们不是亲过嘴了吗？”

小男孩看着阿布，认真地说：“是互相亲嘴。”他眨巴着大眼睛，表情既复杂又诡秘。

阿布皱着眉头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那我们也互相亲吧。”

两个想按自己的理解去模仿大人的行为来尝试结婚滋味的小屁孩子，也知道不能在大街上亲嘴，到处都是人，还是怕羞的。

还是回家去亲吧，去的是阿布家。

阿布母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餐，阿布闻到了西红柿炒鸡蛋的香味以及鱼汤的浓香。父亲还没下班。

就在阿布家的大立柜和床之间的角落里，开始了这个崭新的游戏：两个小孩互相搂在一起，睁着眼睛，笨拙地亲嘴。阿布陷在一种害怕、新奇以及冒险的乐趣之中，又觉得好玩，便咯咯地笑出了声。

可小男孩却突然放开阿布，满脸通红。阿布回过头去，父亲凶神恶煞般站在他们面前。

小男孩回过神来，慌慌张张地往外跑，过程中撞倒了客厅里的一张竹椅子，一条小板凳。小男孩跑出门外，回过头来惊恐地看了阿布一眼，阿布发现他吓得脸都白了，觉得他有些可怜。

一顿暴打是免不了的。

父亲用竹条使劲地抽打阿布的小屁股，一边打一边喝斥：“年纪小小就要流氓，大了还了得？”

阿布不知道什么叫耍流氓，但知道那不会是好事情。父亲鄙视的骂声比他手里的竹条还可怕。阿布极度伤心和委屈，可是没哭。

父亲不让哭。

不能哭。胸口却闷得慌，气都喘不过来。那天，父亲不许她吃晚饭，此为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惩罚。

阿布躲在房间里，在屁股火辣辣的疼痛中，听父亲在客厅里夸张地大声嚼菜、大声喝汤。中午吃下去的米饭所给予她的能量早就在街头的奔跑和玩耍中散尽，饥饿感在父亲夸张的喝汤声中慢慢逼进，刺激了阿布全身所有的饥饿神经。